

求幸福斋随笔

予于古代英雄豪杰独爱项羽，幼时作《项羽论》极得塾师称许。流徙东瀛后 闲无一事 欲另编一项羽传名曰《楚霸王》 以少参考书而罢。一日抑郁甚 信口吟七律一 其词曰：“人生如梦复如烟，明日白头今少年。不向风尘磨剑戟，便当情海对婵娟。英雄儿女堪千古，鬓影刀光共一天。没个虞姬垓下在，项王佳话岂能传？”诗成无题 即以《佳话》题之 自诵数遍 不觉狂笑 又复大哭。阅数日复阅《郑板桥集》，《钜鹿》一首中有句曰“项王何必为天子 只此快战千古无”又云“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 乌江过者皆流涕”快人快语 先获我心。

人谓关羽天人也，予曰项羽亦天人也。许猎欲杀，华容则饶，人谓关羽把阿瞒作小儿，然则鸿门宴中项羽又何曾正眼觑刘亭长来？况大丈夫作事，不凌弱、不乘人之危，窃知千军万马中枪对枪、刀对刀 项羽与关羽均能把刘邦、曹操杀却 鸿门、华容 刘、曹已成俎上之肉，杀之无丈夫气，论交谊犹其次也。

七十二战战无不利，一旦丧却八千子弟，何以为情？项羽之死不得已也。胜得败不得自有一种可取处，何必劝项羽学勾践乎？

烹其父所以胁其子之降也，子无不爱父，以己推人，人当以此降我 此项羽之近人情处也 不得谓曰残忍。“幸分我一杯羹”此为亘古最不近人情一句话，亏刘邦道得出口，然如此愈足以见项羽之可爱。嗟夫！国人读史专崇拜一种奸巧阴鸷之小人为英雄，予欲

大哭！

人无不崇拜拿破仑者，予亦然。但予之评论拿翁，独取其最后之一败涂地，此中亦自有说也。盖拿翁如能席卷欧洲为全欧之主，或保其法帝之位以终，后之人亦不过照例恭维几声圣武皇帝，无甚特趣，反不如为一失败英雄，使千万世人唏嘘感叹也。

日本肝若海军中将有拿翁会之组织，曾编辑拿翁全传都八册，第一册为拿翁少年时代，第二、第三以及五、六、七册则分记征普、征俄诸战史，而拿翁之艳史亦另刊一编，惟第八册则名曰《失败之拿翁》。予亦曾发一痴愿，欲译其全书，但须颠倒其秩序，以《失败之拿翁》一篇冠全书，并赘以己意聊当短序。其意则略谓，以英雄如拿破仑而犹失败，则世之不及拿翁万一而妄思推翻共和、恢复帝制者可以猛省，且拿翁所为均由爱法国一念发生，非徒逞专制之威，虽专制何伤？世无拿翁，徒使黄口小儿、龌龊鄙夫妄自尊大为专制魔王，亦国之羞也。

英小说家柯南达利撰《遮那德自伐八事》一书，其述拿翁旧将遮氏之言曰：“自拿破仑出，日鞭撻全欧沉酣不勇之民，使领受勇武之教训以去。久之技成，遂背其师恩转群驱拿翁于荒岛，欧之人待拿翁薄也。”予曰：今二十世纪之欧人犹保守其武德勿衰，且有如火如荼之势者，均拿翁所赐也，不可忘。

成功与失败虽为二事，然同有一种性质，则事之归束是也。既有归束，总算是一了了一件事。人生数十年能了一件事便足，又何必在这成功、失败上计较一时之短长？西谚云“失败为成功之母”，含有劝勉之意，其意固甚善，即中国数千年抑郁不平之士所常诋之成败论人一语，亦何尝尽错？夫成败论人虽不满意于败者，然败者终尚有可论之资格，且可论之中尚有许多感叹之声，较之老死牖下没世无闻者如何？故人生在世终须作一件轰轰烈烈之事，不论成败。成也固是可喜，即失败亦未尝不惊动一时，项羽、拿破仑之故事可以风矣。

有一新问答曰：既知要拉屎，又何必吃饭？予戏应之曰：因为要拉屎，所以才吃饭。又改其句曰：既知终要死，又何必想活？则当答曰：因知道要死，所以更想活。更又改其句曰：人生不过数十年，何必多寻事作？则又当答曰：因为人生不过数十年，所以必多寻事作。

稗史载曹操杀吕伯奢事，人读之恒恶曹操之不义。夫曹操杀吕，证之者陈宫耳。苟当时无陈宫，事后曹操自道当如何？后之人泚笔记之，又如何？予于此忽另触忆一事，则渔父及浣纱女沉江之事是也。稗史载伍员奔吴，渔父渡之，伍嘱其为彼讳，渔父沉江自明；后员又乞食于浣纱女，亦严嘱之如前，女亦沉江死。夫渔父与女之死孰见之？不过出于伍员之口，苟曹操当日无陈宫在侧，诎不能以渔父、浣纱女拟吕伯奢而谓其全家自杀耶？伍员报父母之仇而覆父母之邦，千古忍人也，渔父、浣纱女或实由彼手刃而死亦意中事也。一段糊涂公案，数千年无人敢道破，徒使后世侏儒捱拾一二人人共知之事异口同声加以唾骂，与吠声吠影何异？又何怪奸雄齿冷。

凡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天地间有君子必有小人，能容小人方成君子，此某先哲之格言也。虽忘其出处，予尝引此为诫。然予性过烈，每一怒辄痛诋人不能自己，事后又自悔，真莫奈何也。历代许多权奸，在当初未尝不思作一个好人，偶有小过，一般自命忠良者必群诋之以为快，人非庸懦，焉能尽忍？一不作二不休，遂真造就一个大权奸矣。抑忠良之福乎，抑国家之福乎？

刚毅之夫，苟有大忿必倒行逆施而不顾，如伍员之覆楚是也。新剧家刘艺舟编《石达开》剧本，其中有摇板六句云：“一霎时流热血乾坤遍洒，说甚么共生死同保中华，到如今才知道人心险诈。兄王嘍（哭杨秀清也）大丈夫顾不得破国亡家，叫人来你与我南京攻打，拿着了狗奸贼定要杀他。”凄凉悲壮，得未曾有。“顾不得”三字有许多血泪随之进出，足见人受激刺甚深，一念之中几无论何种惊

天动地之事均能做出，惟能持久者始为阴鸷之人，否则事后猛省，得罢且罢者，终不失为血性男子也。

苏轼作《战国任侠论》其首段略谓 春秋之末 诸侯卿相皆争养士 如田文、黄歇、赵胜等均皆有客六七万人至三千人不等 当倍官吏而半农夫，然六国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者在此。次段略谓 智、勇、辩、力之四种人皆天民之秀杰 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 皆役人以自养者，故先王尚分天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以求民靖。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而不失职，其椎鲁无能力耕奉上之人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始皇初欲逐客，以李斯之言而罢，故并天下既帝之后以客为无用 于是隳名城、杀豪杰 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 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行将安归？夫纵百万虎狼于山林，饥之渴之而欲其不噬人，孰谓始皇为智乎？金圣叹批公此文曰：“妙绝妙绝 谁有此识 谁有此胆？”予读此文于佩叹之外而别有所慨 盖今之世，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之甚多也，即不才如区区亦是此中一人，可愧也。然今之智、勇、辩、力之人悉已为二千年后之祖龙擒之逐之以鸣得意，祖龙之亡亦可必矣。

文人作风流小史，其述艳情也，盛述才子佳人之如何恋爱，如何盟心，如何而得成神仙眷属，使人艳羡不已，然成眷属之后则无可记述矣；其述哀情也，亦历言青衫之如何薄福，红粉之如何薄命，甚至哀不顾身同为情死，然一死之后则又无可纪述矣。予于此恍然大悟、大解脱 敢告普天下善男善女、一切众生曰 情场中有眷属与情死之分别，其表面之哀乐虽异而精神上有相同之点，则情之归束处是也。成眷属是一种归束，同为情死亦是一种归束，有归束则向者所用之情为有着落，有着落则无负向者所用之情，此心可以安矣。故予曰情死者之愉悦与成眷属者无异也。有不解予言者，予更为引伸其说。兹试执有情人而问之，情之一字对于所爱之人而发生乎，抑专对婚姻夫妇之名义而发生乎？窃知世无此奇特之

人，日倡言于众曰我近日尝思娶妇嫁人不能自禁也，即有之亦决不能凭空谈到情字上去，是情之一字固明明对于所爱之人而发生者矣。男女相爱出于天性，因男女各有相爱之人而世间复有此相沿之婚姻制度，故始有此婚姻之希望。此希望固由爱情发生，先有情而后有此希望也。希望婚姻就其精神言之，则希望此万缕情丝得其归束是也，苟专为婚姻夫妇之名义而用情，则一人之事不谐，天下美男子、美妇人尚多，又何必恋恋于一？彼恋恋于一者，情也。万缕情丝飘散空中，尚无归束，此为人生最苦之事，故啮臂盟心之佳耦，当其将成眷属而未成眷属之时，其心患得患失苦也，幸而事谐矣，成眷属矣，窃知其双飞之夕必切切私语曰：“郎不负侬，侬不负郎，今而后终身之事定矣。”定者即可乐之处也。苟婚姻之事不谐是万缕情丝未能于此种归束处归束之，俯仰天地，此身竟无处安顿，其苦如何？于是而大澈悟、大解脱，约同为情死，当其偃抱待死之时，窃知亦必切切私语曰：“郎不负侬，侬不负郎，此生之事止于此矣。”止者亦可乐之处也。否则人孰不畏死哉？故予曰情死者之愉乐为可贵也。予再就其可贵之点加以断语曰：情死者具有真正之愉乐，亟言之即无上之愉乐是也。予前云作艳情小说者，每至结婚后即止，譬诸侦探小说述名侦探获一奇案，未尝不动人心魄，然案破后书亦收煞，此后侦探每日如何在宅吃饭睡觉，匪特无可记述，即强记之亦索然无味也。然予又尝见一种说部，亦叙一双夫妇成婚后偶相猜疑，或用情不终，卒至分析离散，成为怨耦，及其结果也，猜疑俱释者、破镜重圆者固亦曾有，然已饱受磨折，备尝情海中之痛苦矣，其不幸者或至覆水难收、琵琶别抱，甚至于演成流血之惨剧，大伤天下痴男子、痴女子之心。推其祸原，则皆婚姻制度之为害也。若彼情死者一死之后已脱地狱而升天堂，精魂不昧，在天为比翼、在地为连理矣，决不致有波折变故之发生。故将死未死之时，此万缕深情已证明为神圣的、永久的、不变的，故予曰此愉乐乃无上而可贵也。

狂奴无状，尝于酒酣耳热之余倡言于众曰：“人生不能作拿破仑，便当作贾宝玉。”侏儒、鸭屎臭闻而大骇，争于拿、贾二人之事实，断断辩论，使人作呕。虽然，曾几何时，忧患逼人，狂态已不能复作，且数年来聪明英锐亦渐消磨颓丧，是可悲已！

初出世之少年人人俱是一个完人，无奈此种完人在现今世上行不去，动辄受人欺凌。当初以己待人何曾识得，及渐知之并有戒心矣，遂亦与世浮沉，领会得一切欺诈之手段，聪明人又以小才小智继之，遂不觉成一老奸巨猾为社会之蠹，而且自鸣得意。即偶或有一种天性厚、根砥深之人，心中老大不以此为然，然除却避世厌世外实无他法自处，遂亦不得不已稍出些许手段对付世人，然问心终觉不安，且日日以假面示人毫无丝毫天然之乐趣，行尸走肉，生不如死，那还有心向前作事？哀哉，哀哉！虽欲不厌世而不可能也。予抱此感想甚久，继忽大澈悟，人生数十年原是逢场作戏，但生着时总得生得畅快，明知世界龌龊亦何必硬生悲感？混到几时便是几时，惟求此身之畅快计，终须行其心之所安耳。立定脚跟、打定主意与世人交接手段，无论正奇皆可出之，但‘心之所安’四字要时常自己扪心想想，有无错谬。苟无愧天良，斯为真安，世上行得去否非所敢知，惟我总如此行去而已。

人人说国事不可为，我亦说国事不可为；人人说某事某事已无希望，我亦说某事某事已无希望；人人说生着无味不如死，我亦说生着无味不如死。然而谁肯无缘无故即行自杀？虽说生着无味，总须寻点有味之事做做，国事虽说不可为，某事某事虽说已无希望，除却此事无事可做，只好不问成败利害，一步一步作去。倒嗓子艺员唱二簧，唱到那里便是那里，成也不过是消遣，败也不过是消遣，又何必想死？又何必作痛哭流涕之贾谊？又何必学不近人情、沽名钓誉之隐居名士，硬着心肠去尝孤风寂味？更何必学按捺不住尘心勃勃之空门禅士，口淡得出水来自讨苦吃？

辛亥夏，余在汉口以《大江报》事与余友大悲同系狱。余之罪

名即因某日报上有余一短评，标题曰《亡中国者即和平》也之故。詎料今日中日交涉完结后，和平亡国之声浪乃遍传于人口，是当日不幸而言中。

自古以来 小人不独为小人 故其援益众 君子每独为君子 故其类益孤而遇事都不可以有为。忧时之士每叹君子道衰、小人道长，殊不思君子之道是否独善其身亦是兼善其国？如为一人计，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则不妨自藩其篱，独为君子。如为大局计，则为君子者须知善恶之途间不容发，身为君子与小人原相隔无几，况为应守之道且亦寻常无奇，良不必清高自得，力拒小人以自鸣而反坐实许多小人、养成许多小人也。予读史于历代党祸，对彼齷齪小人自应痛恨，惟所谓清流者予亦良不敢多有所褒。盖凡国家大务非一人之力所能及，惟恢宏阔达之士不斤斤于尺寸之节而能尽破门户拘挛之习，深沉不测中智勇形焉，故能运用大势而成大功，非彼自命清高者所可望项背也。

清儒包世臣曰：“荀子言性恶悖于孟子 此实由末俗陵夷 致荀子激为此言耳。其言曰：‘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伪即古为字 言性善由于人为，即孟子言扩充之义耳。”伪为之义颇新奇，又似平淡，然足以为荀子释冤矣，此为善读古人书者。

腐儒、假道学戒后生辈勿好色，甚至痛诋女子为不祥之物，历举人人共知之妲己、褒姒亡国妖孽以为戒，推其用意几欲使世人均不亲近美妇人，即对猊母、无盐亦当正言厉色。但世界不可无人类，人类不可无男女，女子中尤时有绝色者点缀其间，既不能投诸四夷使尽作出塞之昭君，又不能定为厉禁使永为不嫁之女尼，则男子之亲近之也又焉能免？即腐儒之父若母，固亦男女交合而始有腐儒，既痛诋女子为不祥，复厉责男子勿好色，则当初腐儒之父若母岂不大多事，为腐儒所不取者乎？况母亦女子，女子不祥即骂其母也。父不好色必不娶母，不娶母即不生儿，以男子好色为罪是又骂其父也！诋其父母又岂《四书》《五经》中所有哉？且中国女子

无能力、无智识，可怜虫也。男子既视为玩物，复又痛斥此玩物之迷人心志，是岂玩物之罪哉？即以褒姒、妲己论，明明系纣、幽无用，自亡其国，胡可罪及女子？且自古英明之主亦未尝不有姬媵数人而《关雎》一章尤盛述君王好色且艳称后妃之美，胡又引起后人之歌颂？予深为妲、褒等抱不平，尝作《西施》诗四章，有一绝云：“十年生聚任人为，有土有民不教之。自是夫差无大用，缘何亡国罪西施？”为西施呼冤，即是为千古许多公认不祥之女子呼冤也。又时人章某咏息夫人有句云：“无言便是吞声哭，一死何须责妇人。”亦是善体谅女子者。

《离恨天》小说法卢梭友人森彼得原著 闽人林琴南译之。此书多寓哲理，有句云：“果人人能知后来之事，孰则更愿长生？但使后此有未来之不幸为我前知，则忧烦顾虑之心宁何时息耶？果使祸事未来之前克日知其必至，则未被祸之前数日又何有宁贴之日？故凡事以不推测为佳。”达哉是言，予前者所云成功失败亦寓有斯意。盖作事苟可问成败于未作事之先，则亦无宁贴之时而事终不可成矣。惟于失败上不看得透切，终不能不顾虑忧惧。予故进一步立说，欲世人看透此中奥理，俾自然趋于宁贴之途也。

近来小说家争称林纾，然林仅以善译名，而人之喜阅者又在爱其文笔。予窃谓林氏仍只能称文学家，或曰古文学大家。盖借材于西人小说而贡献其研究古文所得之墨滴也，其能称小说家者仍以无闻达之李涵秋为合选。涵秋所作《广陵潮》真为吾国数十年来小说界中一部奇书，不能与《红楼梦》《水浒》并论，盖各有各的好处，《广陵潮》之妙点亦《石头记》《水浒》所无也。遑论其他，即自作二字亦远在林纾之上。虽然，《广陵潮》所露布之《大共和日报》乃为上海倒数第一之报，予看一份《大共和报》即专为涵秋之小说想，抱此观念如予者必更不少也。

自古才子必悦佳人，佳人亦必悦才子。不悦佳人者固决非才子，然则不悦才子者亦决非佳人。盖佳人所悦者始为才子，才子所

悦者始为佳人，世无佳人焉知才子？世无才子又谁悦佳人者？一叹！

林述庆克复金陵而南京政府论功不与，林且辞去镇军都督，垂钩闽江、后走京师以暴疾终、说者谓为袁政府所毒果如是袁之待林胜于孙、黄也。盖世之称知己者，其最则怜其才称誉之、援引之，其次则深忌其才而必欲杀之，其最不能堪者，视其人无足轻重，其人自生自死自贫贱且老于天地之间一不介于胸中也。魏相公叔瘞荐公孙鞅于惠王，谓：“王若不能用，必杀之。”鞅曰：“王不能用臣，又安能杀臣？”夫天下能杀才士之人即能知才士之人也，孙、黄之对林，岂非与其以最不能堪而勿介于胸中者乎？袁初欲用林，继知其不为己用，遂毒杀之，其手段虽辣，然可谓知林矣。林述庆地下或闻予言而失笑乎？虽然，予之记此乃本于林琴南所著之《金陵秋》小说，此又一可赞叹之事也。

《金陵秋》小说作者署名曰冷红生，林琴南初译《茶花女遗事》亦署名曰冷红生，故知为林之手笔。其自叙其缘起曰：“冷红生者，世之顽固守旧人也。革命时居天津，乱定复归京师，杜门不出，以卖文、卖画自给，不求于人，人亦以是厌薄之。一日，忽有投刺于门者，称曰林述庆，请受业门下。生日：‘将军非血战得天保城，长驱入石头者耶？’林曰：‘不如先生所言，幸胜耳。’生日：‘野老不识贵人，将军之来何取于老朽？’将军曰：‘请受古文。’（中略）如是累月，将军每数日必一听讲。已而忽言将军以暴疾卒矣，生奔哭其家，幼子甫二岁，夫人缟素出拜，以将军军中日记四卷见授，言：‘亡夫生平战迹悉在其中。’读之文字甚简朴，生告夫人：‘此书恐不足以传后，老朽当即日记中所有者编为小说，或足行诸海内，以老朽固以小说得名也。’既送将军之丧南归，夫人于铁路尚鸣咽请速藏事，生以经月之功成此书（中略）嗟夫，将军之礼我，较诸邢恕及耶苏门之犹大相去万万矣。”林氏之作此书，全关系“将军礼我”一语，盖所以报知己也。世道日衰，论友者鲜有始终，观于此可以风矣。彼林

述庆者，其礼文人而请为弟子，其意当不在是书之编刻，惟夫人呜咽以请，又似闻诸亡夫生前酒酣耳热之余，扼腕而叹曰：“世不识英雄，予惟愿得文人传吾事实于后世，增后人感叹耳。”故夫人遂以是请而林亦有是作，二林均可人，此作尤可感叹，较之无行之文人假笔墨阿谀权势，如刘师培之请开方略馆者，相去奚啻霄壤耶？商务印书馆刊此书诿为代售，尤足见琴南之煞费周旋，其报故人也可谓至矣。

金圣叹曰：“写女郎写来美是俗笔，写来淫是恶笔，必要写来憨方是妙笔。”又：“写女郎憨，写女郎自道憨是俗笔，写女郎要人道其憨是恶笔，必要写女郎憨而极不自以为憨方是妙笔。”今之小说家谁解此者？

女子中何以有称美人者？美人又必具何要素？予断言曰：“憨也。”未有美人而不憨者也，如徒求外观则天下妖姬多矣，美人之称又何足贵？读小说至《红楼梦》，绝无有心许王熙凤为美人者，即是理也。又如《西厢记》写红娘阅书者，每注意红娘而少注意莺莺者，亦是红娘传书递简不知为着何来，而自又不知其憨也。

天乍热矣，偶吃饭、睡觉、写字、作生活必汗出如雨，染衣际经日不洗必发奇臭。偶思艳词多言美人之汗为香汗，同一汗也，我汗臭而美人之汗香，诚大奇事。然我乃不信其有此，焉得纵身美人怀中，一闻之而定其或香或臭乎？如其香也，则不妨广延许多美人闭之深室，使出汗如渾，盛之以瓶，不亦可代香水精而可售诸市乎？此言也大杀风景，聊以博笑。

海上小说家吴门瘦鹃曰：一九零九年英国《庇亚生》杂志“耶苏复活节大增刊”卷中乃有拿破仑作之短篇小说一篇，按拿破仑本科西加望族，至其父身始赋式微，迨法国革命家毁拿破仑乃发愤著书，冀以文学名于世，藉以振其家声。其所著有科西加历史一卷，凡三易稿而成，又科西加小说一卷、短篇小说若干种、诗数章、文多首，都为二十岁以前手笔，而文名寂然，人鲜称道历史未付

刊，小说未脱稿，惟其文及短篇小说偶散见一二。夫拿破仑于横戈跃马以外复能操觚为文，真为罕闻之事。其所作《幕面之先知》一篇，著时为一七八七年、刊时为一八一二年，文体似仿大文豪福祿特氏瘦鹃译之，易名为《同归于尽》。略述阿拉之舌士起兵与回回教王争，累战累胜，一日战失其一目，后遂败，剩残军一支处小危城中，以神语诏众掘阱，阱成，以毒酒宴众尽死，一一投之阱中，已亦寻死。其文要自可传，姑勿论其用意。予惟叹拿破仑以盖世雄杰，当其失路时亦尝作以文自见之想，可见实非其愿，乃无聊而不得已也。天下文豪多矣，其中多伤心之人、瑰奇之士，使尽为文豪以终，是岂真正文豪所愿者耶？晚近英雄敛迹，有心人复抱悲观，乃相率为诗文小说，坐谈风月以自遣，莺花不管兴亡恨，是亦更可悲矣。

孔子一生惟谈仁义，然其生平所作事乃不能符其言，如杀少正卯尤为最不讲道理者也。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夫君子之诛，当作诛心论，远之可也。岂君子必以杀人为能事乎？史又言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是明明孔子与少正卯争门人之多少，因为少正卯所败遂怀忿恨，及为大司寇遂假权杀之也。纵事后善于文过，谓少正卯有五恶，然此五恶不成罪名，供君子之笔诛则可，供大司寇之按律惩办则无此律法也，如在今之世是曰违法杀人，且原因于党争，假公以泄其私忿，当不能见直于人矣。嗟乎，少正卯当从何处呼冤哉！”

孔子携其党徒周游列国，劳碌一生而不能行其志，颇似高等流氓，四处撞木钟，思之使人失笑。然其干禄之心、躁进之念亦是贤哲所不取矣，幸而孔子不得志于其时耳，苟多作几次大司寇，则所杀之少正卯当更不少，而孔子一生之私忿亦当泄之勿遗。幸哉！孔子之不得志于其时也。

昨致人一函云：予尝对客言，今之人不戴面具决不见亲友、不出大门，甚或自睡梦中醒亦亟取此不可离之面具对其妻孥，大千世界乃尽为此面具猎逐之场，我厕身其中畏而生厌。及见足下乃得与面具里面之人谈话，或作两句歪诗，或吃几杯苦酒，或高谈阔论想入非非，上无古人、下无来者，真栩栩欲仙，其乐无穷，妙人哉足下也。自是君自有仙骨，愿为足下诵之。予素有痴病，亦具童心，早年虽孤僻不群，然于心颇自适。金陵一役骤负虚名，其实乃自加以缰锁，于是须矫作英雄，勉为豪杰，口非政治不谈，行非革命不动，且非如是不足取悦于人，而且来友朋之怨望之勉责，天然乐趣剔削殆尽，再加以同室纷纭，人心反复，爱我者多情不可却，偶亲于此则疏于彼，为防怨语从事调剂，于是又须少筹对付之方，聊尽敷衍之道，研究连络之法，强为镇定之容。有时神经过敏，忽然惊惧，既虞排挤又防暗算，辗转反侧，数日不安。继又念国家将亡，匹夫有责，负兹宏誉何以图救，及时不起使人笑骂，口呼负负，日夕彷徨。嗟夫嗟夫，如猴儿带紫金冠、著大红袍，颈系一链在人手掌，忽受命跳舞于广场中，其苦乃不可以言状，旁观之人不知猴苦，以为猴乃带冠着袍至为荣幸，群加笑谑，或用指摘，应接不遑，缩地无术，遂使二十余年聪明英锐消磨颓丧。既以自怜，又以自笑，朝来细雨打窗，卷帘纳凉，心脾爽然，如曩昔对足下时。呼僮煮茗聊以当酒，茗熟心事乃如泉涌，拉杂书之，寄尘足下以当下酒物，或不至碎以覆瓿乎？书讫拥衾而卧，终日无言。至六时，家人又以《爱国晚报》进，噫！

王金发已枪毙于杭州模范监狱，说者谓王作绍兴都督者数日，括民财及百万，以巨金购宅海上，额曰逸庐，娶名妓小宝贮其中，平日呼么喝六，作牧猪奴戏，折资无算，今死于非命，宜也。予曰：辛亥之秋，作都督司令括民财者夥矣，诘止一王金发？顾皆如守钱奴着破学生装，佯为穷措大以示人，无豪于王金发者。王尚有本色，以倖来之财纵情于赌，一掷万金无吝色，又经营私第、娶名姬，

学为风雅 绝不讳其有钱。谚云：“非分之财 水里来水里去。”王似看透此理 及时行乐 适其所适 毫不矫作向人 予有取焉。

海上报馆先生之善骂，当无过于张丹斧者，予亦自叹弗及。癸丑秋 予在金陵 张一再以冷语载诸《大共和报》骂我 至谓我命中注定一个逃字，其言清脆，尽其骂之能事。或戏问予：他日当何以报其人？予曰：当置之清客之列，使其日作二三百字骂我，愈俏愈妙，倦时读之可博一笑，亦卫生新法也。

拿破仑曰：“凡属英雄 每日必作小儿之举动二次以上。”伟哉言乎！是即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中国人好自大，年来伟人之称转含讥刺，是亦无真英雄故耳。

有狂生焉 发三大宏愿 一不娶妻而多娶妾 二勿生子 三不及三十岁即死，自是快语，惜太过耳。予亦有宏愿，愿当今小说家将我名字嵌入一言情小说内，得与一纸上之佳人成为眷属，虽其间备受挫折亦无悔，予且藉大文豪笔下超生之力得饱受艳福。阿弥陀佛！予愿折十年阳寿焉。

予生二十余年 曾为孤儿 为学生 为军人 为报馆记者 为假名士，为鸭屎臭之文豪，为半通之政客，为二十余日之都督及总司令，为远走高飞之亡命客。其间所能而又经过者，为读书写字，为演武操枪 为作文骂世 为下狱受审 为骑马督阵 为变服出险 种种色色无奇不备，独未一涉猎于情场，论交不得一好女子。情海茫茫 大有望洋兴叹之慨 遂致一念欲灰 悲酸刺骨 把镜自怜 问天无语。休矣休矣，此生已矣，夫复何言？言之亦惟徒呕心血耳。

言情之作，描摹善男善女，福慧双修如同仙子，然予不特未曾身受，且亦未曾亲见，或文人故弄狡狴以笔墨欺人耶？然则又何不亦将我名编入稗史 使享艳福 聊当望梅。虽曰欺我 我固甘之 以欺后人增其欣羨，俾作为佳话永道弗衰，则不佞数千万年后骨化成灰，灰复飘渺四散，而一缕精魂尤有余乐也。文人积德，当允予请！

人之生也首赖吸清鲜之空气，而美食盛饌次之。此言亦不过道其表面耳 其实乃以爱情有所贯注为重 而寻常夫妇之好、皮肉之欲次之。嗟夫 爱情即清鲜之空气也 人之爱情若无所钟 遂亦无复有他人爱情之灌输，干渴欲死，又何异于人之无空气可吸乎？

武伶高福安 于南满火车中愤日警无故殴人 报之以拳 日警出手枪击之 高夺其枪复攫其刀 如白水滩路打不平故事 杀木鞋儿凡三 且好汉作事好汉当 赴大连自首 又颇似田七郎。朔方健儿好身手 于《长坂坡》《金钱豹》之余尚演斯活剧，予为浮一大白。虽然 侠伶已矣 健儿已矣 同胞受人欺侮为日方长 予愿与天下英雄、南北戏迷以白酒盈斗呼高福安之魂而哭之 此事后不确 闻系另一高姓云 噫）。

予前所致某君一函 语酸痛澈骨 事后恒疑人必以悲观太甚或消极太过相责 继念此亦不关重要 今之人虽日言不可抱悲观、不可消极 然悲观消极无伤于人也。人之初生浑浑噩噩 初无悲乐可言 及渐长成投身社会中 偶有外观 无不呈非悲即乐之象 而悲观尤触目皆是，无可幸免。以天真浑朴之人骤遇此变，又焉得不消极 盖悲观者、消极者皆入世之人所必经过者也 人世愈久悲观愈多 遂渐冷淡 习以为常 而此消极之脑筋于千痛万苦后亦备有一种抵抗悲观之弹力。聪颖者或藉此又得以养成一种明透放达之眼光 凡所触接视为幻影 无所谓悲 无所谓乐 自适其适而方寸间亦自无消极、积极之念 名之达人谁曰不宜 然达人所长亦不过具此精远之眼光耳 但此眼光非可以价值购得 而必以入世之年数购得者 推其究极 又实非仅岁月光阴之力 仍是此惯于苦人之悲观之力耳。

人不至大澈悟明达之时 偶有客观的乐观 非真乐也 惟饱阅悲观之后心地忽然放出一线光明 眼底遂异常明透 凡外观的之悲观、乐观均不为所动 方寸中自有主张而且自然安适 是之谓真乐矣。

六祖法宝《坛经》有二短偈 其一曰：“身似菩提树 身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教惹尘埃。”譬诸抱悲观者尚未到明达澈悟之境 强自排遣 愈排遣乃愈苦痛也。其二曰：“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 何畏惹尘埃。”譬诸澈悟之人 不用排遣 即无所谓为悲观，亦无所谓为消极也。

予傲睨自高之志，均逼迫而生，久之亦自思得其故，譬如人当孩子提时 日不离父母之怀抱，偶见生人则泣，是明明无傲睨自高之念 搀杂其中矣。虽然，此尚可谓其无知识无能力所必致，及其长成初入社会 必常怀惊惧之心 以为人尽优于我 我不过后生小子、沧海一粟，何可与老成前辈并论，故有所作施以及文章游戏小事均不敢以对人，以为己实粗劣，何可以对大雅？即万不得已偶一炫之，亦立呈忸怩含羞之象，至于自命不凡、压倒一切之心殆无半丝存在也。及入世稍深，见人人均不过尔尔，渐自信其可敢于试事，偶有所成即傲睨自高矣。虽然，此恶德也，实恶社会无人之故，及其久也 人不过尔尔 己亦不过尔尔 五十步笑人 己亦自觉可笑 此傲睨自高之念亦截然中冷矣。嗟夫！偌大中原乃无一人，致使乳臭小儿如予亦尝自负，且四顾茫茫有万万不得已舍我其谁之慨，不亦大可悲乎？

予有短诗云：“仗剑行千里 微躯值万金。中原闻逐鹿 举目竟无人。”是殆自挥洒其傲睨自高之情也。曾几何时 中原祸作 朝野无人，吾勿论矣，然狂吟之人究亦何若？思之怀惭甚也。但人尽如此，区区亦只好奉陪小儿曹于十字街头扮三国故事，各结一群，以竹木为刀 以破布为旗 攘臂而斗 亦有胜负 其胜者亦居然自鸣得意，行见求幸福斋主人亦插身其间，与儿曹争片刻之胜利矣。如幸胜者当长叹无言，如其败也则真千古笑话。虽然，予何人斯？今之人又尽何人斯？敢汗颜言千古耶！

人各有业 士各有志 业也、志也 其中有爱念存焉 有爱念斯有乐趣，否是则其业、其志必不能持久。但立一志、专一业而爱念

复寓矣，或以失败而减其爱，似失败与爱大有关系者。以予言之，则失败与爱实分二事，绝少连及，盖世事恒有之，凡足使己忧抑而不如意者，爱之反愈切也。

予生有二爱，第一爱革命，深信非革命不足以救国，故以革命为志，频年可谓艰苦备尝矣。然其爱不稍减，一任反对者加以乱逆之名而予恬然视之。且乱与逆云者，亦有所倚托之名词耳，予等之世界以是为乱逆，或至金星及其他世界则名谓不同，安知不以为美称耶？

予第二爱唱剧，盖革命可以为志而不可以为业，唱剧或可以业耳。予初不能歌，初入剧馆聆音而慕之，尝以为苍苍者与予以幸福，惟此歌音。久之自亦能歌，且自信大可造就为专家，频年嗜此殆无日离口焉。然予历世久矣，艰苦备尝，所最视为缺憾者，未使吾一临舞台而袍笏登场耳。然平日所引吭乱唱者，亦足畀予生许多之纪念。辛亥夏以《大江报》事入汉中狱，初押看守所，以予嗜唱重禁予七日，后押礼智司，又以唱故受人痛殴，狱吏且衔予而告密于有司，谓予为革命党，几至于杀头。癸丑秋九月一日，金陵城破，集败军战于雨花台，台陷，兵尽，炮如雨下，予憩于草地，倦极歌声乃作，同辈力止之，此情此景使人不忘。

予尝与二三契友谈救国之道及吾人立身之法，要当痛革恃革命为恒业之习气。盖中国无论何事均含有作官以谋生之性质，如青年读书人学校，贵在能文作文，贵在能应试，应试即可作官，作官即可得钱以养生也。革命党尤甚，自辛亥都督伟人暴富后，人皆视革命为谋财之捷径，其实虽未必尽是，然革命党终必掌政权为官，其次则为在野之政客，然官也、政客也，自其往者言之均若专业而谋生之术赖焉。夫人而无自生之道，徒恃作官与作政客，则其所担负必易为金钱之力所动摇，小焉不惜牺牲主旨以迎合金钱，大焉则身居重要广事搜括以饱囊橐，且少出其余裕以饷他辈藉巩其势，然国家值此斯真万劫不复矣。予友又云，于美人所著平民政治书中

见之，美之政治良于他国者，以素人政治家之多也。素人政治家者即有恒产而不以政治家为专业者也，其对于政治界合则进不合则退，主义以外无欲望，偶任政事不求厚禄，退而恬然亦能自养，其益国家者多矣。予国虽积弱而国民独立谋生之力甚薄，然吾人自命为与政治有关系之人，则不可不认定此素人政治家主义作去，以期为国倡也。实行此主义首在能谋独立之生活，予曾为文人，然予实自惭其不文，纵使果勿愧焉，予亦弗乐为之。偶谈剧癖，不禁感叹及之。嗟夫！予不为军人者，予将与谭鑫培伍矣。

中国征兵之制未行，不特不能达全国皆兵之目的，即求有十分之五亦不能得，而国家危亡在即，非武力莫救，是则国民中有曾服军役者当常保其军界先进之资格，终其身以铁血救国，勿萌他念，不必学政治家可言进退也。故军人即当以军中为恒业而不须岌岌于他种自利之法，为政者亦亟须瞻给此种军人，勿使失所。虽然，予之言亦有界说。在辛亥、癸丑之役，全国之兵骤多，然仓卒成军，其中曾受教练备有军人之资格者殆十不得二三，此种无学术之军人以之滥竽军籍，匪特无益而且有害。国家既无力练多兵，则仍以安其原有非军人之生业为是，至有军事学术者为完全之军人，则义不能退耳。

予服军役一年余，亦粗知兵。初因读阐扬社会主义之书，遂弃兵籍，近因伐罪，曾掌军旅，且历战事，又慨夫时势所必需、天职之所在，遂终以军人自居。惟以革命党为军人终不能脱政治之臭味，予近厌言政治，既不能脱此范围，将来宁为纯粹之军人。虽然，奋戈跃马其状虽乐，而胜负之间关系至巨，有乐亦有忧，勿如唱剧之乐也。唱剧之乐，乃兼世界各种乐事之乐而尽有之，即有悲忧而发泄尽情，亦足言乐，予终思唱剧也。天苟福予，国家不亡而予事易毕者，予终有以贻予剧癖。虽然，予事岂易毕哉？或国亡后学柳敬亭唱《桃花扇》耳。

英人查邦耳氏所著《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私人生涯与彼之归束》